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蔡叔既沒

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

成王

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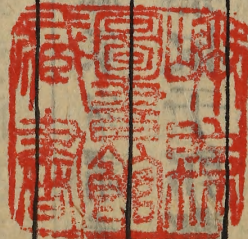
冊書命之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

蔡叔至之

日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



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史敘其

事故作蔡仲之命。傳成王至相及。正義曰

編書以世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

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

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

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

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

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

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

管叔為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傳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

崩時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

車七乘傳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

對地名從申七乘言少管蔡國名

亦反乘繩證反從

才用 反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罪輕故退為庶人

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蔡仲克

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傳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

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

事圻巨依 反下同 叔率乃命諸王邦之蔡傳叔之所封圻

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

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傳惟周至之蔡傳正義曰

位為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
蔡霍等羣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教

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
 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
 年之內不得與兄弟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
 敬德周公為畿內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為已之卿
 士周公善其為人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
 國之於蔡為諸侯也。○**傳**致法至國名。正義曰周
 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王拘繫當刑殺者拘繫
 之是為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
 相傳為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
 地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
 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為國名杜預云管
 在滎陽京縣東北。○**傳**罪輕至所滅。正義曰言群
 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
 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
 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
 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
 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叔處於霍
 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為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

乃更爵祿蓋復其舊封封爲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
滅霍既子孫得爲國君爲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
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聞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
據而知之。○鳳蔡仲至治事。正義曰周禮冢宰以
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
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
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
舉之以爲已卿士是爲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
周公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
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
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爲卿士
馬遷說之謬爾。○鳳叔之至戒之。正義曰仲之所
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
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
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
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土蔡新蔡皆屬汝南都
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

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王若曰小子胡

傳言小子

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惟爾率德改行

克慎厥猷

傳

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

其賢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傳

以汝率

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為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

之國當修己以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傳

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于能蓋父所以為惟

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傳汝

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懈怠

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率乃祖文王之彝

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傳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

違命為世戒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

懷傳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

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已者則歸之為善不同同歸于

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傳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

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治直爾其

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傳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慎其初念其終

則終用不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

兄弟傳懋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

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懋音茂蕃方亮反注同康濟小民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傳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

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辯

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

一人汝嘉傳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

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度如字

注同斷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傳歎

丁亂反

而勅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

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

傳侯于東土。正義曰此使之為諸侯於東土爾

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

立自此以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為侯也蔡伯

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傳**汝當至惟孝。正義

曰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蓋父惟得為孝而亦得

為忠者父以不忠獲罪若能改

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為忠臣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傳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

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

傳踐似淺反馬同大傳云藉也

數色角反覆芳服反**作**成王政

傳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政

如字馬本**傳**成王東至王政。正義曰周公攝政之

作正云正**傳**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時周公征而定

之成王卽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
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徒奄民作誥命
之辭言平淮夷徒奄之政令史敘其事作成王政之
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爲王者政令故以
成王政爲篇名。○**圖**成王至反覆。正義曰洛誥之
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卽政初事
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卽政
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卽政始封
伯禽伯禽旣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
曲阜淮夷徐戎並與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
興卽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揚是
成王卽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
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卽云未聞費
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股
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
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
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卽政又叛也鄭玄讀踐爲翦翦
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卽是踐滅之事故孔以

踐為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

傳 已滅奄而徙其君及

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

如字

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近附近之近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傳 言將徙

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作冊書告令之亡

疏

成王既至將蒲姑。正義曰成王既踐滅奄國將遷

其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公告召公使作冊書言將遷奄

君於蒲姑之地史敘其事作將蒲姑之篇。**傳**已滅

至化之。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

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

蒲姑為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

之知今遷奄君臣於蒲姑為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

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

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
 奄奄似遠於淮夷也。**傳**言將至之亡。正義曰
 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
 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
 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
 召公使爲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周書

成王歸自奄**傳**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傳**誥以禍福作

多方

傳衆方天下諸侯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傳**周公歸政之明年

周公歸政之明年

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

月還至鎬京音秘成王至多方正義曰成王歸

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成告天下諸

侯國史敘其事作多方衆方天下諸侯正義

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

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

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

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

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

侯故也周公至鎬京正義曰以洛誥語歸政

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

篇亦歸政明年之事故猶不明故取費誓為證以成

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

並與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

親征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為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

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

起為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
誓眾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
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為此故也傳
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
孔慄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
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
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
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
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國多方傳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

王自告列反別彼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

不知傳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降汝命謂誅紂也言

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疏周公至不知。正義曰周公以成王之意

告衆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
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若我武王天下汝天下
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紂以暴
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傳周公至自告。正義曰
成王新始卽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
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以明
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
四方也既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
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
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
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
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傳
殷之至取亡。正義曰諸侯爲民之主民所取正故
謂之正民民以君爲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
人紂言我大黜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
下無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使思念之令其心奔殷
而慕周也。○**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實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

傳 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

天下至戒於夏以謹告之謂災異謹弃有夏誕厥

逸不肯感言于民傳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

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

于帝之迪傳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

天之道迪徒歷反馬本作乃爾攸聞傳言桀之惡

乃汝所聞攸云所也行下孟反周故舉夏殷為戒此章皆說桀亡湯與

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

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謹告

之與其見災而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

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

不能終日勸於天

言夏桀乃復大為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聞言不虛也。○**傳**大惟至災異。正義曰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為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已而去常須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厥圖帝之命**故下災異以譴告責人主與自修政也

不克開于民之麗**傳**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

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

麗力馳反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因甲于內亂

傳

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

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言昏甚

重直用

反又直龍反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傳

言桀不能善奉於人眾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情於

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曰欽劓割夏邑傳桀洪舒

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於是桀日

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憤勅二反圖厲

至夏邑。正義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

發於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

桀乃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

勤德因復甲於二者之內為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

奉承於眾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憐於民言桀

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憐於治民桀既舒憐於民故亦

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憤而違逆桀命於是桀日日尊

敬殘賊之臣能劓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服下民也

○傳桀乃至昏甚。正義曰釋詁云崇重也桀既為

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

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

事之內而為亂行故傳以二事亮之外不憂民內不

勤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內言其昏闇甚也鄭王皆以
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亂鄭云習爲身
獸之行於內爲淫亂與孔異也。○言桀至治民。
正義曰民當奉王而責桀不能善奉於民衆者君之
奉民謂設美政於民也以善奉民當敬以循之不敢
懈惰桀乃無大惟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惰於治民
令民益困而政益亂也。○桀洪至賊臣。正義曰
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
違逆桀命爲貪饗忿憤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
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饗
餐說者皆言貪財爲饗貪食爲餐饗卽叨也叨餐謂
貪財貪食也忿憤言忿怒違理也民旣如此桀無如
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剗割夏
邑者謂性能殘賊者任用之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
一降顯休命于成湯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
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

不昇純

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

必二昇

一反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承于多享

天所以

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

久多享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王

所任任同已者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傳桀之眾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于百端所為言

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

天惟至克開。正義

曰天惟桀惡之故更求民主以代天乃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刑罰絕有夏

惟夫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夫所不與之者乃惟此桀
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於多享國故也
義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夏桀之所謂恭人衆士
者大不能用明道安存享於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
於民至於百端所爲言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
善其臣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傳**惟桀至已
者。正義曰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
所好用同己者以其同己謂之爲恭人實非善人故
不能明享於民在預訓享爲受國者謂受而有之
此言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傳**乃惟成湯

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慎厥麗乃

勸厥民刑用勸。○**傳**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

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

言正
卷之二
刑罰
罰亦克用勸傳言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

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

○相息
亮反去

差呂反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傳帝乙已上安察囚情絕戮眾罪亦能用勸善開放

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

○要一遙反又一
妙反注同殄亭遍

反上時
掌反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傳今

至於汝君謂紂不能用汝眾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

○辟必
亦反乃惟至之命。正義曰桀殘虐於民乃惟

成湯能用汝眾方之賢人大代夏桀作天
下民主慎其所施政教於民民乃勸勉為善其民雖
殺刑殺亦用勸勉為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

刑罰亦用勸勉為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

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亦能用勸勉為善要察囚情絕戮眾罪亦能用勸勉為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為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殷也。傳乃惟至民主。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為民主。傳湯慎至刑清。正義曰慎厥麗者總謂施政教爾但下句言刑用勸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賞謂賞用勸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傳帝乙至勸善。正義曰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辭察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者不濫開釋無罪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清故能用勸善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傳歎而順

其事以告汝眾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

放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

命脣有辭傳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

大為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

故見誅滅也疏嗚呼至有辭。正義曰周公先自歎

言告人謂之誥我告汝衆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

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

指說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衆方之民大為過惡

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

以此故傳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

間之傳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

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

本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

無親佑有德。○問問乃惟至問之。正義曰更說

政不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亡以

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

以聖君代闇主也湯是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傳後

夏之諸侯故云有國。

王紂逸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圖厥政不蠲烝天惟

降時喪傳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亡

謂誅滅。○獨吉玄反馬云明也一音惟聖罔念作狂

圭烝絕句之承反馬云升也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傳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

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

故滅亡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傳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

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

年還師二年 **疏**乃惟至念聽。正義曰更說紂亡之

由乃惟汝商之後王紂逸豫其過縱

恣無度紂謀其為政不能禁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

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

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紂雖狂愚冀其念善也計紂

為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故積五年須待閑

暇湯之子孫縱緩多年冀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

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

之。 **傳**惟聖至滅亡。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

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

為狂狂必不可為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

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者方言

天須暇於紂冀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

也謂之為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為狂豈能念善中

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狂
聖極善惡者言之。○**傳**天以至二年。正義曰湯是
創業聖王理當神胤長遠計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
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故五年須
待閑暇湯之子孫與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為民
主肆行無道所為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
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
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為五年文王受
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
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
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
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
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
之以為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妄其後改悔亦
非曲念湯德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傳**
延此歲年也

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

以代者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

惟汝眾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

眾言以仁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

眾方之諸侯

大動紂以威謂誅去刹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

我周王善奉於眾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

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

疏

天惟至多方。正義曰天以紂惡之故將選人代之惟求賢人於汝眾方

傳

天以我用德之

傳

言周文

音

任天惟

故故教我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命命我代殷為
王正汝眾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位也。○**傳**天惟至
代者。正義曰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為
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
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
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
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此
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
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
彼故皆以天言之。○**傳**天以至諸侯。正義曰周以
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復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
惡何事非天由為美道為天所顧以美歸功於天言
教我用美道故得當天意也

命 **傳** 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天下汝四國民命
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 **傳** 汝

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欲其戒四國崇

和協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傳夾近也汝

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

夾音今爾尚宅爾宅傳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

命傳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

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傳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

心未愛我周故數色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

天命傳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爾

汝乃盡播棄天命爾

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傳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

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

時其戰要囚之傳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

教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

朋黨要一蓬反訊音信倡音唱至于再至于三傳再謂三監淮

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乃有

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傳我教告戰要囚

汝已至再三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

大罰誅之殛訖力反本又作極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

爾自速辜，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

自召罪，以取誅。

疏 今我至速辜。正義曰：今我何辜，多以言詰告於汝衆而已。我惟大

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爲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既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諸侯？欲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衆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暇汝，故田其安樂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大天之命而自懷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勢爲不安時或叛逆，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爲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故爲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之故，其以言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故，其用戰伐要察囚繫之由，汝數爲不信，故我教告汝戰伐要

四汝至於再至於三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已至再
 三如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我乃其大罰誅之
 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德不安數設誅罰乃
 惟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
 丁寧戒之。○傳今我至之君。正義曰我今何敢多
 為言誥而已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為叛
 逆受誅故今因奄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命
 王肅以四國為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
 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與孔不同。○傳
 夾近至安乎。正義曰夾其旁旁是近義故為近也
 諸國踈遠周室不肯以治為功故責之顧氏云汝眾
 方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
 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傳今汝至疑
 乎。正義曰至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國應
 隨殷降黜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畷
 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我周王之
 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我周家自懷
 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民重田故云畷汝

四國之由汝數為不信故我教告汝戰伐要

故田治田謂之畝猶捕魚謂之漁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畝食即此畝亦田之義也。○**傳**汝未至正道。

正義曰事君無二臣之道為人臣者常宜信之汝未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汝數為叛逆是汝乃自為此不

常謀信於正道。○**傳**我惟至朋黨。○正義曰教告與戰要因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紂

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帥是將戰之時於法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

不謀信於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辭訊告也告以文辭數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

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囚執其朋黨也此雖總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

○**傳**再謂至之事。○正義曰以伐紂為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

言上迪屢不靜之事**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傳**

王歎而以道告汝衆方與衆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

五祀傳

監謂成周之三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

今汝奔走來徙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是還本土越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傳

於惟有相長事

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

臬魚列

反馬作剝
長竹丈反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

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傳

大小多正自爲不和汝

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

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爾尚不忌于凶

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傳

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

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

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傳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

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

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音閱天惟畀矜爾我

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傳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

有周惟其大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迪簡在王庭尚

爾事有服在大僚傳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

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疏王曰嗚呼猷至

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
士謂四方之諸侯及與殷之眾士謂頑民遷成周者

編使諸侯知之此章

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比章
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
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惟有
相長事謂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
皆用法也小大衆正官之人自爲不和汝衆官等自
當和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
汝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
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忌入於
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之道常在汝之
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於汝邑
善汝之事以汝所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得
反本土長得勤畷汝故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
我有周惟其大大賞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蹈
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在於
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王歎至多士
。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
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
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

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監謂至本土。正義曰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闡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於惟至用法。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小大衆正官之人也。○庶至汝位。正義曰和順爲善德怨惡爲凶德忌謂自怨忌上言自作不和是怨忌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敬敬常在汝位。○至邑里。正義曰閻謂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閱具於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爲大善其治理聽還本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

不則惟不能享入神矣凡民亦惟

曰不享於汝祚矣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

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團若爾乃

為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眾方取天之威我則

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團頗破多反探吐

王曰嗚呼至爾土。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成周

之眾士汝若不能勸勉信用我之教命汝則惟不能

多受天福祚矣凡民惟曰不享於汝祚矣汝乃惟為

逸豫惟為頗僻大遠弃王命則惟汝眾方自取天之

威刑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

本上。團王歎至祚矣。正義曰勸信我命勸勉而

信順之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言民亦不願汝

之子孫長久矣。團若爾至徙之。正義曰成周一

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兼告四

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告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難

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
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

告爾命○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

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誥汝

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怨我解所以

再三加誅之意○王曰我至我怨。正義曰王曰我

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

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被誅者是惟汝初

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之則無於我有怨

○○又誥至之意。正義曰又告者更言王意又謂

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別端故更稱王又復言

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誥之辭

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

曰王若曰是也又曰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

者是王又
復言曰也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周公作立政

傳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

立政為戒

立政

傳

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傳

順古道盡禮致

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用威戒

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傳

周公用

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

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

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任而鳩反準之允

劣反賁音奔長之丈反除篇末文注以長直良反餘並同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鮮哉傳歎此玉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息淺鮮

反疏周公至鮮哉。正義曰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

疏

能成王初始即政猶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

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告王

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成王今已為王矣王

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

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

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

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

請學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

三

皆近王左右最須得入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禮順古至不慎。正義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成王嗣世而立故呼成王為嗣天子周公攝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歸政於成王故言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也王肅以為於時周公會群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群臣之辭。○禮周公至其人。正義曰此以立政名篇知用成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為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掌

尚書疏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二

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
 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
 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
 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
 皆為非其人也。○**傳**歎此至者少。正義曰此五官
 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肅云
 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為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少美
 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下
 河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傳**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
 人是知憂得人者少也。○**傳**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

大競籲俊尊上帝

傳

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

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

籲

音預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傳

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

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臯陶所謀

○忱市林反恂音荀行如字徐

下孟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

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傳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

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

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

人則此惟君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

無義民傳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

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

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桀德惟乃弗作徃任

是惟暴德罔後傳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

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

說

古之人至

義曰既言知憂得人者少乃遠述上世之事此言禹
 與桀也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
 乃有群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
 俊之人與共立於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誠信於
 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手稽首若今
 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戒其君即告曰居汝掌事之
 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
 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為君也
 禹能謀所面見之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之德則乃
 能居賢人於官賢人在官職事修理乃能三處居無
 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遠其國乃為治矣及夏末
 年桀乃為天子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
 所委任是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
 任小人則滅是須官賢人以立政也。**禮**古之至上
 天。正義曰經言古之人迪傳言古之人道當說古
 之求賢人之道也王肅云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

爲天子也其意言古入之道說有此事孔意似不然也孔以大夫稱家室猶家也顛訓呼也招呼者乃是臣下之事故以爲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犬強猶乃招呼在外賢俊與之共立於朝尊事上天也言君既求賢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導事上天。○禮禹之至所謀。正義曰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臯陶謀九德臯陶所謀者卽寬而衆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是也。○禮知九至君矣。正義曰進言戒君非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爲君矣不可不慎也君王一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也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導士官主理刑法亦須得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言群官失職則不成爲君也

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
 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畧爾曲禮云九州
 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
 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
 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
 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謀所至之外。正義曰
 凡人為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欲知其
 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官賢人既得其
 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
 直錯諸枉則為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眾
 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
 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
 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
 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
 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
 衛人居於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
 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亦越成
 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與孔不同亦越成

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傳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

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

釐力之反耿工迥反徐工類反又工丞

反下同王在况反

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傳

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

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嚴惟

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傳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

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

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傳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

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

亦越至見德。正義曰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夏家乃以開道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昏亂亦從成湯之道得升聞於天大賜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既為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俊人能使各就其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湯其在商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用是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化也。○桀之至天下。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謂從下而升於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為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湯乃至明德。正義曰臯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以為九爾以此知三俊即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也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者用以俊又居官顯明其有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言曰三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去

惡見其須賢之功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鳴
用賢又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

呼其在受德譬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受德

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

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為威虐受德紂字馬云

謹反徐亡巾反一音閏為于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

于厥政傳乃惟衆習為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

賢帝欽罰之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傳天

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

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伴普耕反

甫耕鳴呼至萬姓。正義曰既言湯以用賢而反又說紂之失人而滅周公又歎曰鳴呼其在殷王受德本性大惡自強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同治其國並為威虐乃惟衆習為過德之人與之同共於其政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敬誅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親有德故得為天子。

受德至威虐。正義曰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為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為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複爾其人實為大惡德字乃為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為作善字望其為善而反為大惡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昏強也昏即昏也故訓為強言紂自強為惡惟進用刑罰身既進用刑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為與之同於其國言並為威虐。

德乃惟至任賢。正義曰暴德言以暴虐為德過德言以過惡為德習効為之衆者言其所任多也紂任衆為過德之人與之同於其政言其不任賢也

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其政其事一也美言
之爾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爲
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究於商邑是其事也
○**罰**天以至有德○正義曰言天知其惡熟詳審下
罰故言敬罰也商本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用商
所受天命同治萬姓釋言云弁同也同爲天子治萬
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
親有德也王肅云敬罰者謂須服五年

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紂之不善亦

於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

三有賢俊之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言文武知

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

諸侯

亦曰至長伯○正義曰旣言上天云惡與善
滅殷興周卽說文王武王能用末賢審官之

事桀惡所以興成湯紂惡可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
 亦於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之
 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之
 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
 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圖]
 紂之至之心。正義曰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
 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
 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為行必同交錯為文所以
 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二聖共成王道故文
 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
 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
 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毫阪
 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
 父作之子述之言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
 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按度
 知惡人真惡須屏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
 惡進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
 審也。[圖]言文至諸侯。正義曰上天之道與善去

言文至諸侯。正義曰上天之道與善去

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
事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知敬事
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建諸侯
也以下句立政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衆
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
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伐言是類類禋皆是
祭天之名是文王已祀天矣文王未
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維武王時爾
立政任人準夫
牧作三事傳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

治為天地人之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傳趣馬掌

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趣七
反**左**

右攜僕百司庶府傳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

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券音勸契苦
討反藏才浪反**大都小**

伯藝人表臣百司傳小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邑

一之小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

非其任乎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傳太史下大夫掌邦

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眾掌常事之善士皆得

其人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傳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

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夷微

盧烝三亳阪尹傳蠻夷微盧之眾帥及亳人之歸文

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音反

立政至阪尹。正義曰言文武亦法禹湯審官以立
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牧

若九州之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下歷舉
官各言此官皆須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爲次蓋以
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須慎擇其
人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衆
府藏之吏亦須擇其人旣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
小官猶須擇人况乎大都邑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
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以近
臣况遠臣以小官况大官旣以近小况遠大又舉官
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下大夫長官大夫及衆掌
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
司空之卿及次卿之衆大夫皆須得其人旣畧言內
外之官又更遠及夷狄蠻夷微盧之衆帥與三處毫
民之監及版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於此諸
官皆求賢人爲之也。圖文武至三事。正義曰前
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
事固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
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
者前云宅乃教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教此

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內外要官者言之故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釋之茲乃俾又皆據內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即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為此三事而已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趣馬**至其人。正義曰周禮趣馬為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為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雖左至擇人**。正義曰諸官有所務從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宰券

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
等亦皆擇人。○禮小臣至任乎。正義曰小臣謂皆
擇人况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
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爲民之表的積幹之臣其都
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大宰職云乃施則于都
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
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禮太史至其人。
正義曰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大
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大宰掌其正大
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
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
尹伯長官大夫崩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
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衆掌常事
之善士謂士爲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爲長官者則
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總舉衆官故特言
吉士。○禮此有至法則。正義曰周公攝政之時制
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
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

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職者也。○**○**蠻夷至用賢。正義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烝訓眾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一尹總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眾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師言監亦是言為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為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為三亳必是三所各為立監也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為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即如此意三亳為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為一事云

湯傳鄭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於嶺故言阪

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
尹蓋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爲三亳三
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
爲西亳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

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

用能俊有德者○遠于萬反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

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

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

求才逸於任賢○譽音餘又如字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

罔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

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文王至于

曰上既總言文武此又分而說之文王惟能其居於

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

德者既任用俊人每事委之文王無所兼知於眾人

之言或毀或舉文王皆不知也眾獄斷罪得失文王

亦不得知也眾所當慎之事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

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於法

或用違法眾刑獄眾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

於此惟委任賢能而已

文王至德者。正義曰

上言文王能知三宅三俊知此能居心者以遠惡舉

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

是人君之常事也。文王至任賢。正義曰下云

是訓用違即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稱譽之事用違

則毀損之事但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

分析言之爾

傳

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

德奉遵父道

。救亡
奸反

率惟謀從容德以立受此不

基

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

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

。傳直
專反

亦越至丕基。正

循父道所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文王

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遵循者惟謀從文

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謂

受命為天子傳之子孫。武王至子孫。正義曰

以言並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為君臣並受此大大之

基業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

共有故言並受且王為天子臣為諸侯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為並受也。嗚呼孺子王

矣

歎稚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繼

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

乃俾亂

傳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

準人敬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

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

○俾必爾反下同
治直吏反下同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聞之

傳能治我

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

之言不可復變

○相如字馬息亮反下勸相
同聞聞厠之間復扶又反

自一語

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傳言政當用

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

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

○詭戶
怪反

疏嗚呼孺子
至受民

正義曰周公既歷說禹湯文武乃復指戒成王嗚呼而歎孺子今已爲王矣既正位爲王事不可不愼繼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大臣也其與立事謂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察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能有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和乎我衆獄訟及衆當所愼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爲人主用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王能如是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

○繼用至心力。正義曰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爲從亦訓爲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及準人牧夫畧舉四者以總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顓氏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各盡心力也。

○能

治至復變。正義曰：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為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眾獄眾愼之事，使得其所，則為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據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言政至之民。正義曰：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為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為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為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訓為終彥，訓為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彥，訓為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釋訓云：美士為彥，故彥為美。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歎所受

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

○稚，直吏反。本亦作樨。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入之

傳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以正是之道

治眾獄眾慎其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

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傳**言

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

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音亦**傳**嗚呼至

正義曰且者周公名也周公又嘆曰嗚呼我旦已受

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孺子王矣王宜依行

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之子孫其勿得過誤於眾獄

訟眾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是之道治之川古商人

成湯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七 三十四

及下

明識賢人用之為官此乃使天下大治戒成王使法
之。**傳**言用至下治。正義曰上陳禹湯文武此覆
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畧無別意也能居之
於心謂心知其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於位用之以
為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
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國則罔有立政**

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傳**商周賢聖之國

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儉人不順於德是使其

君無顯名在其世。儉息廉反徐七漸反本**繼自今**

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勩相我國家**傳**立政

之臣惟其言士用勉治我國家。勩音邁**傳**國則至國家

言湯與文王用賢大治又言其不宜用小人商周聖
賢之國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此儉利之人不順

德若其州之是使其若無顯名在其世也

無所立政用檢利之人者此檢利之人不願

於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常經
續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檢利之人其惟任用
善士使勉力治我國家教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

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即政為王矣所以厚戒其

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獨言眾獄有司欲其

重刑慎官人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

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

反馬云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

表蠻夷戎狄無不服化者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

王之六烈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

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惟能用賢才為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正義曰今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即政

為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誤於眾治獄之官

當須慎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賢

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戎

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

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

明以播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遺
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之王立行善政
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非其才此舉
有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
行也。獨言至官人。正義曰上有庶慎立政立
事牧夫羣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
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其當至
舊迹。正義曰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

謂爾戒兵為言也戒亦兵也以其並言戒兵故得以此

正義曰立官所以敬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

一 詰爾戎兵為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

為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

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方四至

化者。正義曰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為四

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

夷狄戎蠻無有不服化者即詩小雅云藜藿澤及四

海是也。其惟至所私。正義曰官須常得賢人

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

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為官。周公若曰太史傳唯其

故言不可以天官有所私。事并告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傳

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

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比必

反又如字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傳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

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

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

人之制故告之。○行如字。○周公至中罰。正義曰周公

史掌廢置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曰司寇蘇公既能用

法汝太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欲

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刑獄之法

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不輕不重當

如蘇公所行也。○忿生至之比。正義曰成十

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

寇是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

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

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類也。○此

法至告之。正義曰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

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

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

法為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

治獄使列用中罰明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

司寇大率以八柄詔王取群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

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
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大宰是太史有
廢置官人之制故
特呼而告之也





甚烈而告文也

烈置官人丈師始

奉之去太史亦掌雅文六典以隔瀆大宰最太史前

周甄大宰以八林臨王如辨引林留蘇烈置主兼典

周甄大宰以八林臨王如辨引林留蘇烈置主兼典

尚書註疏卷第十八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

傳 黜殷在周公東征特滅淮夷

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

傳 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

周官

傳 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濼

疏 成王至周官。正義

尚書流

卷之十八

級古閣

曰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黜殷命及其即位
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
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敘
其事作周官○黜殷至言之○正義曰據金
縢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
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
夷在成王卽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
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
庚而叛黜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難則異
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
經言四征弗庭是黜滅之事也嗣不承德是安
寧之狀也序顧經文故追言黜殷命以接滅淮
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成王至西周○
正義曰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
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
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
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
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

於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為傳
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
武王既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
都不毀豐有文王之廟故事就豐言之故也
言周至之法。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員
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
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
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
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
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群官分其職掌經
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
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君之是說用
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傳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

甸服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傳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

及古曷

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群辟罔不承

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傳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

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直吏反下至冢

宰經傳惟周至治官。正義曰惟周之王者布政教

注同傳撫安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

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海內兆民六服之內群衆諸

侯之君無有不奉承周王之德者自滅淮夷而歸於

宗周豐邑乃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敘王政之序與費

也。傳即政至甸服。正義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

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

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

此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為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節

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

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

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

因卽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戎淮夷非四
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
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徧六服也
○傳四面至言多○正義曰四征從京師而四面征
也釋詁云庭直也綏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侵
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
楚語云十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
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傳六服至百官○正義
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
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
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則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
豐知宗周卽豐也周爲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
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
得爲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勅是董正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傳言當順

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

論 王曰至未危。正義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為之制，慮其危

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

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為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

預防之，易既濟卦象辭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

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

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

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長竹丈反。下庶政惟和

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眾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

為正治。夏商官倍亦克用。禹湯建官二百亦能

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

人

傳

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

人

曰唐虞至其人。正義曰既言須立官之意乃

追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唐堯虞
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
百揆揆度百事為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
時之政外主方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
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
官各有所掌衆政惟以協和萬邦所以皆安也夏禹
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簡亦能用
以為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
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道堯至
有法。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有父則有君也
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
子然後有君臣則君臣之興次父子之後人艮之始
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考古也

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
 天為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也五行佐
 天群臣佐主以此為象天爾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
 行故以百揆四岳為五行之象左傳少昊立五鳩氏
 顓頊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行矣
 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
 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
 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
 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
 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德夙夜不逮

傳

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

能及古人言自有極

○逮音代一音代
計反懈佳賣反

仰惟前代時

若訓迪厥官

傳

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蹈其所建

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路之立

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傳師

天子所師法傳傳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

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

德乃堪之○變素協反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公之

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處昌呂反少師少傅

少保曰三孤傳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

尊於卿特置此三者○少詩照貳公弘化寅亮天地

弼予一人傳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

輔我一人之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

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

言任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司徒

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眾民使大小皆

協睦○擾而小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

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

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

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司寇掌邦禁誥姦

前事... 卷之... 汲古閣

憲刑暴亂

傳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

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持殺司空

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傳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

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

穀故曰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傳

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

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

○倡尺亮反下同今予至厥官○正義曰王言今

阜音負治直吏反傳我小子敬勤於德雖早夜不懈

怠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順訓誥

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擬行

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為順也。師天至堪之。正義曰三公俱是教道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為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總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變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天官至任大。正義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為之總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太宰職云三日禮典以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為冢宰之

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禮**地官至協睦○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以擾為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大小協睦也舜典云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為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禮**春官至等列○正義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

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為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總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夏官至亂者。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以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秋官至時殺。正義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為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

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冬官至曰土。正義曰周禮冬官主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是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卽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土則地利爲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爲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急故也。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

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

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

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

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傳覲四方諸侯各朝於方

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說六年至黜陟。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

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

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

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

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

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

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

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

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

道恒繇是興說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

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

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繇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

一會與此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一會與此六年

一會與此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一會與此六年

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蒞
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
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
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
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爲前代之法脅當時之人明
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
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
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
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
見曰同時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
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
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衛蓋以要
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
也。傳周制至守然。正義曰周禮大行人六十有
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
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云時巡考
正制度禮法於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
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王曰嗚呼凡

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傳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

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

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傳**從政以公平滅私

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傳**

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

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度待洛反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

利口亂厥官**傳**其汝為政當以儀典常故事為師法

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疏**王曰至厥官○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凡我有官

君子謂大夫已上有職事者汝等皆敬汝所主之職

君子謂大夫已上有職事者汝等皆敬汝所主之職
事慎汝所出之號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
而不用是去而後反也為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已
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
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
乃不迷錯矣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無
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為政之法也。○
有官至之道。正義曰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
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暨
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慎汝出令是從政之本
也令既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行是去而更反故謂
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反也若前令不
行而倒反別出後令以收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
知所從是亂之道也。○言當至迷錯。正義曰襄
三十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
學者也言將欲入政先學古之訓典觀古之成敗擇
善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
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

行之則其為之政
教乃不迷錯也
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益

事惟煩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

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蓄勅六反莅音利

又音類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

後艱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

繇志業廣繇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

致患斷丁亂蓄疑至後艱正義曰又戒群臣反下註同使孺於割斷勤於職事蓄積疑惑

不能彊斷則必敗其謀慮怠惰忽畧不能恪勤則荒廢政事人而不學如面向牆無所覩見以此臨事則

惟煩亂不能治理戒汝卿之有事者功之高者惟志意彊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決斷乃無

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將致後患矣申說蓄疑敗謀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

以行已所以速亡恭儉惟德無載爾偽 言當恭儉

惟以立德無行姦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傳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且美為偽飾巧百

端為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居寵思危固不惟畏

弗畏入畏 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

不畏則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龐

賢能相讓俊又在官所以和諧龐亂也 江反 龐武舉

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傳所舉能修

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匪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

音升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傳

歎而勅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

之職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斃傳言當敬治

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

厭我周德傳為德至可為傳正義

良反厭於豔反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美也為偽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思念欺巧於心勞傳詐窮則道屈而事日益抽也以此故偽不可為申說無戴爾偽也

成王既伐東夷蕭慎來賀傳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野貊

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

之故蕭慎氏來賀○蕭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駒

反地理志音寒貊孟白反說文作貉俱付反又如字麗力支反野戶旦王俾榮伯作賄

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言貊貊惡也傳榮國名同姓諸侯為卿大夫王使之賄

命書以幣賄賜蕭慎之來賀○俾必爾反成王至

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東夷背叛成王既伐而服之馬本作辦之命

東北遠夷其國有蕭慎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

王賜以幣賄使榮國之伯為策書以命蕭慎之夷○

其慶賀慰其勞苦之意史敘其事作賄蕭慎之命○

篇也○海東至來賀○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之上夷也

故以為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駢貊之屬此皆於孔尹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韓無此駢駢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禮榮國至夷亡○正義曰晉語云文王誅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於文王之時名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為然注國語者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為何官故並云卿大夫王使榮伯明使之有所作史錄其篇名為賄肅慎之命

明是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

周公在豐傳致政老歸將沒欲葬成周傳已所營作示

終始念之公薨成王葬于畢傳不敢臣周公故使近

文武之墓近之近告周公作亳姑傳周公徙奄君於

亳姑因告極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

遷之功成亡極其周公至亳姑正義曰周公

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

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

示已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

周公之極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

敘其事作亳姑之篇秦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

長安西北。致政老歸。正義曰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畱為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為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刃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周公至成亡。正義曰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為之說上篇將遷亳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亳姑者是周公之意令告周公之柩以葬畢之義乃用亳姑為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於亳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傳成王重周公所營

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君陳傳

作書命之

君陳傳

臣名也因以名篇

○鄭註禮記云周公之子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傳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

行已以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傳言善父母者

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命汝尹茲東郊敬哉傳正

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監工昔周公師保萬民

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傳言周公師安天下

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

法而教訓之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傳勉明周公

之教惟民其治懋音茂治直吏反下注政治同傳周公至君陳正義曰周公遷

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

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

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為君陳

篇名傳成王至官司正義曰成周周之下都監

成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

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

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

此分亦為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云旌

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園

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

臣名至各管制正義曰

邑爲周之東郊也。臣名至名篇。正義曰孔云云臣名則非周公子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之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簡若蔡叔既沒命仲故也。孔未必然矣。言其至以恭。正義曰令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善事父母行已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言善至政令。正義曰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於甚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疎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我聞曰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聞之

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爾尚式時

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汝庶幾用是

一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

豫

音茲我聞至逸豫。正義曰我聞人之言曰有

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

之所遠及乃惟為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為德也欲以

為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惟當念

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教使勤於事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傳此言

凡人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而

不能用之所以無成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傳

汝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

不可不慎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

虞庶言同則繹傳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

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眾言度之眾言同則陳而

布之禁其專○釋音亦度符洛反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

于内爾乃順之于外傳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

於内汝乃順行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傳

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嗚

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傳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

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王曰君陳爾惟

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傳汝為政當

聞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

行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傳寬不失制動至

失和德教之治○從七容反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傳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

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至

理斷之○辟扶亦反下同中如字或竹仲反斷丁亂反有弗若于汝政弗化

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傳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

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狃于姦究敗常亂俗

三細不宥傳習於姦究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

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

九反

曰

至不宥。正義曰王呼之曰君陳汝今為政當弘大周公之大訓周公既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恃形勢以作威於人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法制使陳而不漏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為褊急此成周殷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惟勿得刑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願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訓教其罪既大當行刑中刑罰一人可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輕細罰不當理難刑勿息故不可輒刑若有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當殺之以絕惡源也。○汝為至之政。正義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闢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道君陳為法使大於周公法

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
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
寬不至之治○正義曰寬不失制則經寬而有制
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
至惡源○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快前復
為也古言狃快是貫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嘉
凶惡言為之不知止也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
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絕惡源也此謂所犯小
事言三者再
猶可赦爾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人

頑黨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
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為人君

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為大欲

其忍耻藏垢
垢○長誅丈反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

垢工口反

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

沮否○別彼列反沮在汝反否方九反又音鄙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為善○爾無

良○正義曰民者真也當以漸教之故戒君陳民有

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滯之民當以漸教訓之

無求備於一人當取其所能在為人君必有所舍君

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寬大不

褊隘也汝之為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修者

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進顯其賢良以率勵其不

良者欲令其化○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言人自然之

惡使為善也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

示之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人之於土不從其令登

示之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人之於土不從其令登

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好呼爾克敬典在

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傳汝治人能敬常在道

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於大道惟予一人

膺受多福傳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

福無凶危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傳非但我受多

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凡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

朽○長如字惟民至永世○正義曰惟民初生自

性乃有遷變為惡皆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違上

所命命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好民必從

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之治民能敬當從終

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無不變化

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於大道矣汝能如此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禮二公為二伯中分天下而治

之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禮臨終之命曰顧命息亮相

反顧工戶反馬云成王將崩顧命禮成王至顧命禮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疏正義曰成王病

困將崩召集群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禮史敘其事作顧命禮二公

至治之。正義曰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宮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為三公者

是伯分至東西者也周禮太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此禮又皆伯尊於收牧至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至一方也此二伯即三公為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為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至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為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禮**臨終至顧命○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將死去迴顧而為語也

顧命

傳

實命群臣敘以要言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懌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

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懌音亦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甲子

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王大發大命臨群

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頰面扶相者被以

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洮他刀反徐音逃馬云洮洮髮也頰音悔說

文作沫云古文作頰馬云頰頰面也被皮義反徐扶

僞反注同憑皮冰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倚也字林

同父冰反齊側皆反盥音管又音灌朝直遙反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

公衛侯毛公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

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

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
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

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人為天子公卿。○奭音釋芮如鏡反彤徒

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

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顧命至御事。正義曰發首至百尹

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為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
非機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

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敘
康王受命之事。實命至要言。正義曰王之所

命實普命群臣序以要約為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
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

上欲指明三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總語故命不得
言之顧命是總命群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

○成王至悅懌。正義曰：成王崩年，經與不載，
書律歷志云：成王卽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
甲子哉生魄，卽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卽位三十
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
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
年，未知成王卽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
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爲始，故始生魄爲月十六日，卽
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
日，夔旣彌爾，則成王遇病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
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爲洮頰，張本耳。○
王大發至山命。正義曰：凡有敬事，皆當潔清。王將
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
浴，故但洮頰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頰。內則
云：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頰。頰，是洗面。知洮爲盥手
言水謂盥，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
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
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衮冕朝
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爲玄冕如不然者，以顧命

群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
 玄冕而已觀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
 服袞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袞宸
 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群臣當憑玉几以出命
 ○禮同召至公卿。正義曰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
 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
 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各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
 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
 衛侯為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
 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
 人為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為之不復別置其人高
 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為領故言召公領之
 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為司寇知此六人依
 周禮次第為六卿也王肅云彤妣姓之國其餘五國
 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
 本史記為說也。禮師氏至事者。正義曰周禮師
 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
 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

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為百官之長諸御治

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為百官之長諸御治
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
也群士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自嘆其疾大進篤惟

危殆幾音機徐音畿下同

病曰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

予審訓命汝

傳

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

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

勅留瘳

反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

傳

言昔先

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

○重光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
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直龍反麗力

馳反肄徐以至反又以制反

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傳

文武定

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在

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傳在文

武後之侗雅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

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侗徐音同又勅動反馬

本作詞云共也斥昌亦反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

傳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

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傳

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各大度於艱難勤德

○釗姜遼反又音招徐之肴反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傳言當

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爲善思夫人自亂

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臣群臣皆宜思夫人

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

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臣王曰至非幾○

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

病日日益至言病固已甚病既久曹於我身恐一旦

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

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公文王武王布其重光累聖

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

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伐殷爲

主至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謂已也言已常敬迎天

之成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

越言常戰慄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

甚危殆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

明是我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大度於
艱難言當安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為善政遠近
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大衆國皆安之
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為善汝群臣等
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
可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汝
無以釗冒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為惡也○
病日至命汝○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徧於
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
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
能續志以此及今能言故我詳審出言教命汝言已
詳審欲其敬聽之○
始上屬為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
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
言必始也
茲既受命還

此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出

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綴衣幄帳群臣既退

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牖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

日王崩

○出如字徐尺遂反綴竹衛反下同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幄於角反下

同牖音容本亦作牖音式又反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

○家宰攝政故

命二臣桓毛名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

逆子釗於南門之外

○臣子皆倚左右將正太子之

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于戈於齊侯

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為天子

虎賁氏

○俾必爾反伋居及反齊侯名太公子

延入翼室恤宅宗

○明

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丁卯命作冊度

三日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度舊音待
洛反恐誤

云作冊書法度音

既

既至冊度

○正義曰此群臣

宜如字傳直專反

既受王命復還本位出連綴之

衣王所坐幄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

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

以二千戈栢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

子釗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令太

子在室當喪憂居為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繫

羣臣之心也

此羣至本位

○正義曰周禮射人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

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

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

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

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

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

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

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
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
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
故孔子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
綴衣至王崩○正義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
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裳綴衣則綴衣是黼
裳之類黼裳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
之上故以爲帷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綴之事
鄭玄云在旁則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
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帝王在幕居幄中坐上
承塵也幄帝皆以繪爲之然則幄帳是黼裳之上所
張之物所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裳故下句云
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裳幄帳
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
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爲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
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
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
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

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
 也。○**傳**臣子至賁氏。○正義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
 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
 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
 之也。經言以二于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
 于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于戈於齊侯呂伋索虎
 賁則是執于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
 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于戈太
 保就命使之執于戈以徃傳達其意故移于戈之文
 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
 二于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
 非言二人于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
 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為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
 虎賁也。○**傳**明室至宗室。○正義曰釋言云翼明也
 喪大記云君大夫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寢知天
 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
 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延之使
 憂居喪主為天下宗室也。○**傳**三日至康王。○正義

夏曆庚子為天下宗王也。○ 三日至康王。○ 正

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為策書也經不言命
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
故以此日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
后憑玉凡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特升階即位
及傳命已後康王荅命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傳 邦伯為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

材木須待以供喪用 ○相息亮 **狄設黼裳綴衣** **傳** 狄

下士象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

所為 ○黼音甫徐音補裳於豈反屏步 **傳** 越七日至

義曰自此以下至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

用其餘皆將欲傳命布設之事四坐王之所處者

器物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

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

不虞亦為國家之威儀也。○邦伯至喪用。○正義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巳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之明日。孔子不為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為喪事，知命士須梓者，召公命士致梓，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梓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梓及明器。此既殯，即須梓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為棺。梓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俱葬，梓之材。○秋下至所為。○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秋者樂更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名為秋者，故以秋為下士喪大。託復魄之禮云：秋人設階，是喪事使秋與此同也。釋

官云：崩尸之間，謂之喪。李巡曰：謂殯之。東戶之西，為

宮云牖戶之間謂之宸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為
宸郭璞曰窓東戶西也禮云斧宸者以其所在處名
之郭璞又云禮有斧宸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宸
地因名為宸是先儒相傳黼宸者屏風畫為斧文在
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黼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
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宸地故名此物為黼宸上文
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宸帷幄帳者象王平生時
所為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宸綴衣則四坐皆設
之此經所去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下言命者
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
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
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

華玉仍几

篋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

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群臣覲諸

侯之坐

嚮許亮反篋眠結反馬云織藕純之九
反又之閏反下同緣悅絹反本或作純

西

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傳東西廂謂之序

底藹萃綴雜彩有文之具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

之履反馬云青蒲也藹音弱萃音平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

几傳豐莞彩色為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

○豐芳弓反莞音官又音關鏤來豆反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

仍几傳西廂夾室之前筍莠竹玄粉黑綬此親屬私

宴之坐故席几質飾○夾工洽反徐音頰注同筍息

為席于貧反紛孚云反漆越玉五重陳寶傳於東西

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越玉馬

云越地所

獻玉也重直容反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傳寶刀赤刀

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為二重

傳琬紆腕反琰以冉

反削音笑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傳

三玉為三重夷

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

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

之○夷玉馬云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玉即珣玕琪球音求馬云玉磬雍於用反本亦作邕

胤之

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

傳

胤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

法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

坐東

○鼗扶云反注同中竹仲反車尺瑟反車渠車輻也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

竹矢在東房禮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中

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兌徒外反共音恭大輅在賓

階面綴輅在阼階面禮大輅玉綴輅金而前皆南向

阼才故反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禮


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

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

國之事所以重顧命塾音孰一音育重直用反禮凡禮正義曰

牖謂窻也間者窻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

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宸宸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間謂之宸彼

言扆前此言牖間卽一坐也彼言太廟牖純此言扆
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
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衆其上
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卽是用禮
扆前之坐篋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纁席畫純其下是
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
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扆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
三坐必非一重之席敷三坐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
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
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篋
桃至之坐○正義曰此篋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
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
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
注此下則云篋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篋席織蒹葦
席並不知其所據也考丁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
去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黑雜纁緣之蓋以白纁黑
纁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纁白
黑采也以絳帛爲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文

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為彩色
 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
 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
 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
 羣臣覲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覲禮天子待諸
 侯設斧宸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宸彼
 在朝此在寢為異其牖間之坐則同○東東西至之
 坐○正義曰東西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
 墻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為蕝萃孔以底席
 為蕝萃當謂蒲為蒲蕝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蕝
 藹席蒲蕝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
 致也篋織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
 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
 以彩為緣故以綴為雜彩也貝者水垂取其甲以飾
 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
 巡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蜺貝甲以白
 為質黃為文彩名為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
 蜺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為

是見詳臣觀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東亦

然牖間是見群臣覲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東序西
嚮養國老饗群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
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
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
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
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職掌
治朝之位王南而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遊
牖間南嚮觀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
○豐莞至之坐○正義曰釋草云莞苻籬郭璞曰
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又云葦鼠莞葵
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
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
席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爲畫蓋以五
彩色畫帛以爲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爲緣釋器云
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爲刻鏤之類故
以刻鏤解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爲飾也○西廂至
質飾○正義曰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
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

房卽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爲蕪竹取筍竹之皮以爲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爲黑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爲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於東至器物。○正義曰此經爲下總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各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其爲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寶刀至二重。○正義曰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爲寶刀也謂

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為寶也謂

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者
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斝
云避用時也穎鏤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鏤削用把
削似小於刀相對為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為赤
刀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眾反遣弟與請孫策策
引白削斫席與體動曰我見刀為然然赤刀為赤削
白刀為白削是削為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
蔡氏為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刀刀也又云赤刀
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
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為然鄭云大訓謂禮法
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弘訓大也大璧琬琰之圭
為二重則琬琰共為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
琬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為重者蓋以其玉形
質同故不別為重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
云大璧大琬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為二重亦不
知何所據也○**團**三玉至寶之○正義曰三玉為三
重與上共為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
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

之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
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
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
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體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
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方實有此玉鄭以夷
玉爲彼玉未知經意爲然否河圖八卦是伏羲氏王
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
之時必有書爲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
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
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
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
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
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
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
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璧玉人
之所貴是爲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
非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

各陳四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
有二物亦應無別意也。○**胤**胤國至坐東。○正義曰
以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
今猶在明其所爲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
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
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
記謂車罔爲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
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鼗鼓釋樂云大鼓謂
之鼗此鼓必有所異周興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
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卽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
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
者在西夾坐東也。○**兌**兌和至夾室。○正義曰戈弓
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兌和亦古人之巧人也
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卽不足可寶知所爲皆
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
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
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
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

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荅云成
 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
 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
 必同明堂也○**傳**大輅至南向○正義曰周禮巾車
 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為五輅也
 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
 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
 為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
 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
 ○**傳**先輅至顧命○正義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
 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為文
 玉輅金輅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
 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
 以飾為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為名耳鄭玄周禮注
 云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
 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為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
 次輅為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少
 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

輅而以木輅為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車

輅而以木輅爲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於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上出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裳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

二人雀弁執惠

立于畢門之內

傳

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

鳴矛路寢門一名畢門

弁皮彥反徐扶變反

四人綦弁執戈

上刃夾兩階

傳

綦文鹿子皮弁亦仕堂廉曰祀士

所立處

綦音其馮本作騏云青黑色夾徐工洽反祀音俟徐音士廉力占反稜也

一人

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傳

冕皆大

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斨立于

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傳

斨瞿皆戟屬立于東

西下之階

斨音達瞿其一俱反徐音懼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傳

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

銳以稅反

傳

二人至側階。正義

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於
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蔡弁者皆士
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
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
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
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
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
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
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
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
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禮士衛至
畢門○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
者士衛主殯與在廟同故爵弁也鄭玄云赤黑白
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同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
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二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
布爲之此傳言雀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
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異於祭服故言雀弁

弁下云蔡弁孔言鹿子皮為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
 不可以韋為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臯庫雉應
 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
 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
 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
 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矛也殘翟皆戟屬不知何
 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
 別又不知何以為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
 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
 今之甸子戟劉蓋今鑿斧鉞大斧殘翟蓋今三鋒矛
 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於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
 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
 蔡文至立處○正義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
 綦赤黑色孔以為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
 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祀相傳為
 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冕皆至前
 堂○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
 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

簷下自堂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爲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傳** 戮瞿至階上。○正義曰釋話云疆界邊衛圉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傳** 正義曰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爲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傳王及群臣皆吉服用西階

升不敢當主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傳公卿大

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傳○蟻魚綺反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傳執事各異裳彤纁也

太宗上宗即宗伯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

階禮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

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

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冒莫報反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

王冊命禮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禮王麻

命○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

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

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

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

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

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為文

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

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以為冊命本


先於太史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以爲冊命

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王及至當主。○正義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群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衮鄭玄周禮注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之篇言王賜諸侯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其玄於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是言貴文故爲之禮君升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至也。○**傳**公卿至色玄。○正義曰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畧舉卿士爲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蚍蜉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

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
 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入卽位者鄭玄
 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
 亦北面孤東面也○**圖**執事至宗伯○正義曰此
 言者皆執事俱彤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
 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
 形爲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卽
 伯之卿也○**圖**大圭至不嫌○正義曰考工記玉
 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
 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
 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
 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摠大圭執鎮圭以朝日
 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摠於紳帶是天子之
 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
 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介
 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
 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
 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

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

禮記下 文祭酌皆用同奉酒 同是酒爵之名也 玉

人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瑁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偽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闢之也昨階者東階也謂之昨者鄭玄云冠禮注云昨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昨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為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太

史至同階。正義曰：訓御為進，太史持策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為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為名，指上文為言，顧命策書稟王之意，為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傳冊命之辭大

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

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憑皮臨君周邦率

循大傳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群臣循大法卞皮

扶變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傳言用和道和

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王再拜興

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傳

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

威德乎謙辭託不能眇彌曰皇至光訓。正義傳

冊書也誥康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玉几所道

稱揚將終之敎命命汝繼嗣其道代為民主用是道

以臨君罔邦率群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

聖祖文武之大敎敘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

○傳冊命至託戒。正義曰言憑玉几所道以示不

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

敢忽也以訓為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為天下之

傳王受瑁為主受同以

王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傳用是至太法。○正

義曰下之為法無正訓也告以為法之道令率群臣

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下為大法王肅亦同也

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

三奠爵告已受群臣所傳顛命

○蛇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姬徐又音託

又豬夜反說文作詫丁故反奠爵也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

上宗曰饗

傳祭必受

福讚王曰饗福酒太保受同降

傳

受王所饗同下堂

反於篚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傳

太保以盥手洗異同

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

祭報祭曰酢

○酢才各反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傳

宗人小

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曰已傳顛

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太保受同祭

傳 太宗既拜而祭既祭受福濟至齒則王亦至齒王

言饗太保言濟互相備 ○濟才細反互音戶 宅授宗人同拜王

答拜 **傳** 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

答拜敬所白 ○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 太保降收 **傳** 太保下堂則

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 ○徹丑列反又徐直列反 **疏** 乃受至

正義曰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廟於極西南東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受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凡前祭酒斟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啜然後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

先齊至齒與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又處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極云已傳顧命詔王則答拜拜極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極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齊至齒與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極以事畢王又答拜拜極敬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收徹器物○王受至顧命○正義曰天子執瑁故受瑁爲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卽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爲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酌酒於神坐也每一酌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已已受群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

廟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為奠爵傳記無

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為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為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祭必至福酒○正義曰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啐之乃以同授太保也○受王至於籩○正義曰上宗讚王以饗福酒也即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籩既飲皆反於籩知此下堂反於籩也○太保至曰酢○正義曰祭祀以變為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其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

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
 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釐
 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禮**宗人至是
 命○正義曰上宗為大宗伯知宗人為小宗伯也太
 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
 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為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
 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答拜者尊所受之
 命亦告神使知故答拜也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
 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酢祭
 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
 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
 王拜也○**禮**太保至相備○正義曰太保受同者謂
 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受之同而進以祭
 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齊以至齒禮之通例啐
 入口是齊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
 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
 於太保言齊至齒則王饗福酒亦齊至齒也於王言
 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

以相備○**禮**太保至所自○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

以相備。○**傳**太保至所自。○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
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為將拜故授宗人同
祭祀既畢而更拜者自成王以事畢也既拜自成王
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答拜敬所自也
諸侯出廟門俟。**傳**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

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

呂昌

疏諸侯出廟門俟。○

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云二伯率諸
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非出廟門而已以

其在廟行事畢出於廟
門不言出廟門也。

門不言出廟門類也

其亦廟亦事畢出然

知人廟門限前對也出

廟門也出門者王發命

洩氣也曰廟發王發命

呂氏

五義曰廟門前

齋對出廟門外

禮

言齋對俱職士与不衣可狀齋之

以尊齋命事畢限王受齋命衣畢王發其齋也

祭畢而更拜者白也王以事畢也

以其祀也受齋限之也

以其祀也受齋限之也

以其祀也受齋限之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康王既尸天子

傳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

○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

崩三字

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傳既受顧命羣臣陳戒

遂報誥之因事曰遂

康王之誥

傳求諸侯之見匡弼

疏

康王既至之誥
○正義曰康王

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
 諸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
 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
 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
 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
 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

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東右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

北面皆布乘黃朱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

實乘音繩證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

奠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

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

壤地所出而奠贄也

○壤如土反見賢遍反下同蕃方袁反朝直暹反喪息浪反贄

至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諸侯拜送幣而首

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

○盡子



王出至答拜○正義曰此敘諸侯見新王

忍反保召公爲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

西廂也太師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

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

鬣以爲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爲王之賓共使一人少

前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爲

蕃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之於庭既爲此言乃皆再

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爲天子也康王先爲太

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爲嫌答諸侯之拜以

尚書疏

卷之十九

二

示受其圭幣與之爲主也。出罪至南面。正義曰

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答拜復不言

與知立庭中南面也。二公至北面。正義曰二

公率領諸侯知其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

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

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

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

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

以東爲右西爲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爲位嫌東西相

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諸侯至庭實

○正義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

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言實之於

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

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朱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

向黷黷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

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衆衆國皆

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

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擘以帛

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
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
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
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
幣卽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
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
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摠表諸
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
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致命不陳之也案覲禮諸侯
享天子馬阜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
朝故略之。禮賓諸至奠贊。正義曰天子於諸侯
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爲賓稱訓舉也舉奉圭兼
幣之辭以圭幣奉王而爲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
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爲此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
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
侯之在四方皆爲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
崩卽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
王也諸侯享天子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

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摠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摠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傳**諸侯至其幣。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為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為天子無所嫌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為主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

相揖皆再拜稽首

傳

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

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

大邦殷之命

傳

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

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

傳

言文武大受天道而

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美羊久反惟新

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惟周家

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

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戡音堪遺唯季反今王敬

之哉○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高

祖寡命○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

有之教命○壞音怪太保至寡命○正義曰太保召公

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

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

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

遺後人之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

節王位其敬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

令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

傳冢宰至見外○正義曰召公為冢宰芮伯為司徒

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

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

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

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傳**言文至所起○正義

曰美聲近猷故訓之為道王肅云美道也文王所憂

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

土故也○**傳**言當至教命○正義曰皇訓大也國之

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之衆高德之祖謂文

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傳**順

有及之故曰寡有也**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馬本從此以下

為康王之誥又云

與顧命差異敘歐陽**惟予一人釗報誥****傳**報其戒昔

大小夏侯同為顧命

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傳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

美不務咎惡底至齊絕句信用昭明于天下傳致

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洽履反則

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傳言文武既

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

治王家羆彼皮反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

畀四方傳君聖臣良用受直端之命於上天大天用

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畀必利反徐甫至反王于况反乃

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傳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

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

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傳天子

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

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傳言雖汝身在外之為

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

此督諸侯督丁木反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傳當各

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

稚子康王自謂也鞠居六反疏王若至子羞正義曰羣臣諸侯既進戒王王

順其戒呼而告之曰衆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
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
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
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
洽也文武旣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
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
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
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
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賢臣爲諸侯者
樹之以爲藩屏令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
卽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
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
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
雖汝身在外土爲國君汝心常常無有不在王室當
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以遺我稚子之
羞辱稚子康王自謂戒令匡弼已也○**禮**順其至見
內○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輔已是順
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大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

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亦略舉之矣。予一人釗。正義曰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言先至咎惡。正義曰孔以富為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之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致行至德洽。正義曰孔以齊為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天子至循之。正義曰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與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言雖至諸侯。正義曰王之此語並誥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勵朝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羣公既皆聽命相身在外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

身在外土心念正室督諸侯使然羣公既皆聽命相

揖趨出傳已聽諾命趨出罷返諸侯歸國朝臣就次

王釋冕反喪服傳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去

反羣公至喪服○正義曰羣公總謂朝臣與諸侯

也鄭玄云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

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

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康王命作冊畢命為冊書以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

傳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

護○別彼作畢命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七

畢命

傳

言畢公見命之書

疏

康王至畢命。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

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聖命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敘其事。作畢

命。命為至畢公。正義曰：周禮內史云：凡

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

命內史為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

傳分別至保護。正義曰：殷之頑民遷居此邑。

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

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別淑慝。表

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

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

分別其處。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

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畢公教之。成

定東周郊境。即經申畫郊圻。慎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

冊

康王卽位十二年六月三

日庚午

○肫普忽反。蘇芳尾反。又芳憤。

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氣

周至于豐

傳

於肫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

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

○朝直遙反。鎬戶老反。

以成周之衆命

畢公保釐東郊

傳

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

正成周東郊令得所

○釐力之反。治直吏反。一本作治政。則依字讀。令力呈反。

疏

惟十至東郊

○正義曰：惟康王即位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月光肫然而明也。於肫後三日壬申王早

朝行從宗周鎬京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

民衆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傳**

康王至庚午。○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偽作其書

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

三日庚午，故畢公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

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

尚書

卷之八

卷之八

得以下之辭矣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
 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
 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
 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
 者為下言壬申張本猶如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
 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傳王順其事歎告

畢公代周公為大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

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大音泰惟周

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傳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

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傳惟殷頑

民恐其叛亂故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毖音必

近如字又附近之近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

寧傳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

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

世○度待洛反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

攸勸舊作待路反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

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

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上時掌反惟公懋德克勤

小物彌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傳言公勉行

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

下人無不敬仰師法音茂嘉績多于先王子垂

拱仰成書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垂

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拱九勇反仰如字徐五

亮疏王若至仰成○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畢

反公曰鳴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

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為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

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

令之比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三紀

人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

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因

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為惡若不善其善則民

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

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

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

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

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

王順至之命。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為大師故王呼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言周至其家。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言殷至日世。正義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之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為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天道全勸慕。正義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為惡或惡變為善不可以其既善謂善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

司書流

卷之七十一

七十一

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為惡矣殷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

○正義曰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為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

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為大臣是輔佐文武成

康四世為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

○正義曰先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事盛言之重其功美矣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言非周公所為

不敢枉公往治

○治直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

惡樹之風聲

傳

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

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

○別音彼列反痺音

丁何反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

福所以沮勸

○俾必爾反沮辭汝反又慈呂反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

以康四海

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守徐始救反重直用反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

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

子所不好

○好呼報反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

其念哉

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

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

○覆芳

王曰

至念哉○

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

之事公其往為之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

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為善病其為惡其為善

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

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

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

海之內為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

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

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

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言當至善聲○正義曰

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淑善也慝惡也

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

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

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

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尚慶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

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傲之揚其善聲告之疎遠使聞知之。○**傳**其不至沮勸。正義曰孟

子云方里為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

則先王制之為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

居或染善為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

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使其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止為惡者

勸勉為善考。○**傳**郊圻至安矣。正義曰郊圻謂邑之境界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

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為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

王城之立四郊以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牢

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傳**紂以至絕之。正義曰韓宣子稱紂

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為人
 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
 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
 以覆亡國家戢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
 欲令其變惡俗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

悖天道

傳

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

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

鮮息淺反悖布內

反 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傳

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

相去萬世若同一流

敝步寐反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

一侈滅義服美于人

傳

此殷眾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

一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

怙音戶驕淫矜

倖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傳

言殷眾士驕恣

過制矜其所以自倖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

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

倖音苦瓜反

厭於葉反又於甲反又於艷反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

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傳

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

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

籍於何其能順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

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傳

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

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

修立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

厥終傳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

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

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傳三君合心

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

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治直吏反施

始鼓反浸子鳩反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傳

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

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衽而甚反又而鳩反公其

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傳公其惟以

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

之名以聞於後世偽反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傳言

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嗚呼罔曰弗克惟既

厥心傳人之為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罔曰

民寡惟慎厥事傳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

事無敢輕之少詩照反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傳

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傳我

至其訓○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恃富驕恣少能用禮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

者實悖亂天道蔽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
共同一流此殷之衆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
已久矣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
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侈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
終今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恆防閑之惟大
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
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爲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訓典
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殷民也
○**傳**特言至天道。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
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之所以尤
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
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逸有德者天道
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
者實亂天道也。○**傳**此殷至僭上。正義曰席者人
之所處故爲居之義舊久也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
爲居寵日久怙恃已之奢侈自謂奢侈爲賢德義廢
而不行故爲以滅德義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
服飾過制度美於其人言僭上服服勝人也。○**傳**言

殷至惟難。正義曰：淫訓過也。故為過制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侈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放心，則已收之矣。雖令順從，周制思威自止。故怨猶在心，未厭服。故以禮閉禦其心，惟難也。閉謂防閑禦止也。○**傳**敬順至畢公。○正義曰：美於前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所以勉勸畢公。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傳**穆王康王孫昭王子。○穆王名

滿君牙或作君惟作君牙。**傳**君牙臣名

君牙。**傳**命以其名遂以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傳**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乃

尚書流

卷之二十七十五

後

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一 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

一 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

一 常○畫胡卦反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

一 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傳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

一 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心之憂

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傳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

一 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蹈徒報反噬市制

一 反陷陷傳穆王至春冰○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各君沒之陷牙者為周大司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錄

漢之階牙者為周大司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錄

其策書作君牙。言汝至太常。正義曰周禮司

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玄云

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

則於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

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建太常是于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今命爾予翼

作股肱心膂。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

委任。音旅。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傳。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

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累劣偽反。爾身克正罔

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

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傳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

惟曰怨歎咨嗟言心無中也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咨傳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厥惟艱哉思其

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傳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

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傳○易以命今

至乃寧○正義曰王言我以危懼之故今命汝為大

司徒汝當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已身也繼汝

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為不忠辱累汝祖

考當須大布五常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令有法則凡

欲率下當先正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

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當正身心以率之夏月大

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咨嗟冬月大寒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歎天不可怨民

尚書之治民欲使無怨心其惟難哉思慮其艱以圖其易

補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谷蠹天不可怨民

尚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
易為治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傳**今命至委任

○正義曰股足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為我輔翼當
我之身故舉四支以喻為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

身也傳以膂為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為體也禮
記緇衣云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此舉四體今以

臣為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
腹心是臣亦為君心也○**傳**冬大至怨嗟○正義曰

傳以祁為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
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於上言

雨以見之**傳**互相備也**嗚呼丕顯哉文王謨****傳**歎文王所謀大顯

明丕承哉武王烈**傳**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啓佑我

後人咸以正罔缺**傳**文王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

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傳**缺苦
穴反爾惟敬明乃訓用

奉若于先王傳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先王

之道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傳言當答揚文

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疏嗚呼至

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

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

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

遵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

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令其順

先王之道同古之大賢也傳言武至承奉正義

曰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
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
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
亦美武王業之大也傳文王至邪缺正義曰文
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
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行之

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
見其周備故傳言無邪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

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
傳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

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

則民治廢之則民亂
○治直吏
反下註同
率乃祖考之攸行昭

乃辟之有又
傳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

治功
○辟必
亦反
疏王若至有又○正義曰王順而呼之
曰君牙汝為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

正官之法諸臣所行故事舊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
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所行明汝

君之有治功汝
君王自謂也

商命第二十八

尚書疏

卷之二十八

後而謂

周書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

中大夫

○冏九永反字亦作嬰長諸丈反

作冏命

冏命

以冏見命名篇

疏

穆王至冏命○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伯冏者

為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伯冏至大夫○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為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大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大御最為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為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為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凡御者最為

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凡御者最為

審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儉人充耳目之官故
以為太御中大夫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
夫以戎事為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僕為長
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

為長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傳順其事

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

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傳言常悚懼

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怵勅律反昔在

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傳聰明視聽遠

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礙五其侍

御僕從罔匪正人

傳

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

無不用中正之人

御如字一音禦從才用反註及下註侍從同

以旦夕承

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傳

小臣皆良僕役皆正

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

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傳

言文武發號施

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

傳

王若至咸

休○正義曰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罔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人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

夕承輔其君故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
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
其化凶臣善故也。○**傳**言常至過悔。○正義曰禮記
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
是心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
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卽此義也。○**傳**聰明至忠良
○正義曰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爲視聽遠也齊訓
中也聖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傳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

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已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

紹先烈**傳**言恃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

使能繼先王之功業。○**疏**市陵反。○**疏**惟予至先烈心
俾必爾反。○正義曰王言惟

我一人無善亦既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位之
 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已也即言正已
 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心有妄作
 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匡輔乃可繼
 世也○**傳**言侍至功業○正義曰木不正者以繩正
 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其愆過則彈正之有錯謬則
 舉發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檢括使妄心
 不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已無能
 責臣使如此也**傳**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傳**欲

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偽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傳**言侍

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其

所不及○更古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

其惟吉士**傳**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

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

良正士

○便婢縣反辟匹亦反徐伏
亦反足將住反諛徐以朱反
○今予至吉士

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汝當教正於羣僕侍御之臣

勸勉汝君為德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

之事汝為僕官之長當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

人無得用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

良善士令選其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

○欲其至佞為○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

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羣僕雖官

有小大皆進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諸佞自容令大僕

教正羣僕明使教之無敢佞為也察周禮太馭中大

夫掌御玉輅或僕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下大夫掌

御金路道僕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馭田輅羣

僕謂此也○當謹至正士○正義曰府史已下官

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

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

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也巧言者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彼足恭也左丘明恥之便辟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令色者善為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使僻者前却俯仰以足為恭側媚者為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為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為側媚者為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側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禁其無用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傳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諛則其君乃

自謂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傳**君之有德惟臣成之

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爾無

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傳**汝無

親近於儉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者

上以非先王之法

○昵女乙反儉息兼反徐七漸反利口也本亦作思近附近之近道

也導非人其吉惟貨其吉

傳

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

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時瘵

厥官

傳

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

○瘵故頑反

惟爾

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傳

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

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王曰嗚

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傳

歎而勅之使敬用所言

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呂命傳 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傳 呂侯

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

天下 贖音蜀 作呂刑

呂刑傳 後為甫侯故稱甫刑 呂命至呂刑。正義曰呂侯得穆王

之命為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

下史錄其事作呂刑。呂侯至司寇。正義曰呂侯得王命必命為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

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鄭玄云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書說謂

為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書說謂

書緯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知
三公即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案不然何以
專主刑也○呂侯至天下○正義曰名
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
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
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
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
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
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
以為法經多說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
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
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
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
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為輕故祖而用
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
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
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
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

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判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大重今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為此故也○**傳**後為至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

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
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門
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
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
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
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
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
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
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
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傳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

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

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

○耄今亦作毫毛報反切韻莫報反

度作

刑以詰四方

傳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

方之民

○度待洛反註同馬如字云法度也詰起一反惟呂至四方○正

為卿於時穆王享有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耄亂而

荒忽矣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

宜作夏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言呂至揚

名○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

時王已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曰耄是耄荒

為年老精神耄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

十矣此至命呂侯之年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

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

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是修刑法

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若不

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

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

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

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

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

美之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玉曰若古

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傳順古有遺訓言

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

君號曰蚩尤○蚩尺之反尤有牛反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罔不寇賊鴟

義姦宄奪攘矯虔傳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

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鴟尺之反鴟

梟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音軌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苗民弗用靈制

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傳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

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

一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殺戮

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椽黥傳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

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椽陰黥

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劓魚器反刵徐如志反椽竹角反黥其京反越茲

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傳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

差有直辭者言淫濫○麗力馳反并必政反民興胥漸泯泯

勞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傳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

漸化泯泯為亂勞勞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

盟之約○泯面忍反徐音民勞芳云反徐扶云反覆芳服反徐數目反詛側助反背音佩約如字

又於妙反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

德刑發聞惟腥

傳

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

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

刑發聞惟乃腥臭

○聞音問又如字註
同腥音星行下孟反

皇帝哀矜庶

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傳

君帝帝

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爲虐者以威誅遏

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

○皇帝皇宜作君字
帝堯也遏於葛反

傳

王曰至在下。正義曰呂侯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爲惡無有不相寇盜相賊害爲鴟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宄劫奪人物攘竊

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

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

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為四

種之刑則截人耳剝截人鼻割人陰割人面苗

民於此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

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

言濫及無罪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淶皆

化為惡泯泯為亂莽莽同惡小大為惡民皆巧詐無

有中于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

約皆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

罪於上天上天天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

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君帝帝堯

哀矜衆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為暴虐者以威止

絕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

順古至蚩尤○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為

順古有遺訓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前未有蚩尤

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

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
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
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爲惡也九黎
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
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
虐莫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
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之
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名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
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贊者
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
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顛
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
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
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
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末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爲九
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
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
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

蚩尤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節

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尤
 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
 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
 也。○傳平民至之甚。正義曰蚩尤作亂當是作重
 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
 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賊羣行攻劫
 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鳴梟貪殘之鳥
 詩云爲梟爲鴟梟是鴟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鳴梟鈔
 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鴟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
 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已自有也。○傳三
 苗至同惡。正義曰上說蚩尤之惡卽以苗民繼之
 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
 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爲之故爲
 五虐之刑不必臯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
 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
 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
 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爲苗民
 卽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

堯末又在朝舜臣堯

自九黎之後纘頭謀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

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未又在朝舜臣堯
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
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
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帝昭云三苗炎帝之
後諸侯共工也。三苗至五虐。正義曰三苗之
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不於上經爲傳
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
釋詁云淫大也於是大爲截人耳鼻椽陰黥面苗民
爲此刑也椽陰即宮刑也黥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
戒康叔云無或劓刵人即周世有劓刵之刑非苗民
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云刵斷耳劓
截鼻椽謂椽破陰黥爲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
者言其特深刻異於臯陶之爲鄭意蓋謂截耳截鼻
多截之椽陰若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
也。三苗至之約。正義曰三苗之民謂三苗國
內之民也讀謂慣讀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
以爲常起相漸化泯泯相似之意芬芬擾攘之狀泯
泯爲亂習爲亂也芬芬同惡共爲惡也中猶富也皆

無中於信義言為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
 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
 以此無中於信反背詛盟之約也。○**三苗至腥臭**
 ○正義曰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
 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
 所以為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
 是腥臭腥臭喻惡也。○**君帝至下國**。○正義曰釋
 詁云皇君也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
 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
 堯之初與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
 三苗者禮天子不滅。○**擇立其次賢者**此為五虐之
 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
 凶德故歷代**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每被誅耳。○**傳**重即

義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
 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

不至於天明不相干

○重直龍反黎力兮反

羣后之逮在下明

明葉常鰥寡無益

傳

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

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益

○葉音匪又芳

鬼反鰥居頑反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傳

帝堯詳問

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

○清問馬云清訊

德威惟畏德明惟

明

傳

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

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

傳

乃命至惟明

苗亂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絕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地地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相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皆得

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所患
鰥寡皆有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視苗民見
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
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所行賞罰得其
所也○重即至相干○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
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
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
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
災荐臻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
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
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
昊天即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即羲
也黎即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
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
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
語文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
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

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
別之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
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
不干神也乃總之云明不相于卽是民神不雜也地
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安改倣
謬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玄以皇帝
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
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
說堯事顓頊與堯并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
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
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
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於鄭義
爲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爲帝堯命羲和於孔
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言堯至名焉
○正義曰此經二句說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順
文在苗民之下故傳以爲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
修其德敦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
敢爲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

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勸慕為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行威不能感肅今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

播種農殖嘉穀傳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

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

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折之設反下同馬鄭主皆音慈馬云智

也種音章用反殖承力反斷丁亂反下同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傳各成其

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制百姓于

刑之中以教祇德傳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臯

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

○祗止

而

乃命至祗德。正義曰堯既誅苗民乃命

而反。三君伯夷禹稷憂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

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

於農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

使民衣食充足是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

正以教民爲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

之非苟欲刑殺也。伯夷至於民。正義曰伯夷

與稷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

也舜典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謂齊

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

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

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爲民於此耕稼故

也此三事者皆是爲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上句此

即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

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天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養食

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
 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為
 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
 須重禮故先言之也。○**傳**言伯至敬德。正義曰此
 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
 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
 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
 民典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皋陶作士制
 百官於刑之中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濫
 不輕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言從伯夷之法
 敬德行也

勤傳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

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故乃

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傳**天下皆勤立德故乃

天下皆勤立德故乃

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勤成常教

反疏穆穆至棊彝。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敏之道在於上

臣敬明其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

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

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

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堯躬至之勤。

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

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

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於四方四方皆

法効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天下至常

教。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

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衆必當盡能

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

明於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

民之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伯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

一于富

傳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

於富世治貨賂不行

○賂來故反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

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傳

凡明於刑之

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為大命配享天意

在於天下

傳

典獄至在下。正義曰堯時典獄之官

可止也惟能止絕於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絕

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

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

惟能為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為長久大命配當天意

傳

在於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

○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

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為絕不可能使民不犯非絕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凡明至天下○正義曰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為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為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之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為天平均之德斷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長久大命大命由已而來是自為大命享訓當也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下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

獄非爾惟作天牧

傳

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

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

○為于偽反任而

今爾何監

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傳

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

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傳其今

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

取滅亡麗力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

馳反

奪貨傳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

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斷制

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傳苗民任奪貨

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

罪謂誅之

蠲吉緣反 咎其九反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傳

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其世申言之為至戒

...絕其世申言之為至戒

疏 王曰至厥世。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咨嗟汝四方主政事典獄訟者諸侯之君等非汝惟為天

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為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

布刑之道乎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受令名也其今汝何所懲劓乎其所劓者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

刑乎言當劓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為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

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潔其所為故下谷惡

於苗民苗民無以辭於天罰堯乃絕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劓乎。言當至法之。正義曰伯夷典禮

臯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為治不使視臯陶而令視伯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刑之則

刑亦伯夷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其今至滅亡。

正義曰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

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
 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也○**傳**苗民至誅之○
 正義曰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也獨
 訓潔也天不潔其所為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罪
 牒不潔故**傳**王曰嗚呼念之哉**傳**念以伯夷為法苗民
 下禍誅之

為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

格命**傳**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

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

至命○聽如字又他經反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

或戒不勤**傳**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

徒念戒而不勤○日人實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

反一音曰

惟終在人

傳

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非

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

○天齊于民絕句馬云齊中也俾我

絕句俾必爾反馬本作矜矜哀也

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

勿畏雖休勿休

傳

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

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

惟永

傳

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

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

寧長久之道

疏

王曰至惟永○正義曰王言而數曰嗚呼汝等諸侯其當念之哉念以

夷為去苗民為戒既命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任
 行用之庶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
 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行之哉汝已許自勤即
 當必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
 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今我為
 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為天所終
 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為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行言
 已當慎行以順天也我已冀欲順天汝等當庶幾敬
 逆天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自
 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欲令其謙而勿自
 恃也汝等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
 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
 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傳**皆王
 至至命○正義曰此總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
 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
 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
 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傳**今汝至不勤○正義曰

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及也
既殷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日欲勤行而中道
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
居言曰我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
勤其職是危之道也。○**○**天整至所行。○正義曰天
整齊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
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為之使我為天子我既受天委
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為天所終保全祿
位是為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為天所終
惟為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曰冀從使為行稱天
意也。○**○**汝當至德美。○正義曰逆迎也上天授人
為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
天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迎天命以奉我一人之
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已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
已有可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已實有美德故戒之汝
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
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先戒至之道。○
義曰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

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
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
王曰吁

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傳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

以善用刑之道
○吁況于反馬作于于於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傳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

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

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
○度待洛反註同馬云造謀也
兩造

具備師聽五辭
傳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

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
○造七報反註同
五辭簡孚正于

五刑
傳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
○核善革反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傳不簡核謂不應五刑尚正五

罰出金贖罪○應應對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傳不服

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

內惟貨惟來傳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

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

○疵才斯反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賅也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傳以病所

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

使之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傳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孚有衆惟貌有稽

傳

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

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無簡不聽其嚴天威

傳

無簡核

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墨辟疑

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傳

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疑

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

相當

○辟婢亦反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六銖也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也馬曰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劓辟重九銖俗儒近是閱音悅額素黨反涅乃結反劓辟

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傳

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

百鍰荆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傳

刑足曰荆倍

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閹

實其罪

傳 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

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閱實其罪

傳 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

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

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傳 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

賢遍

疏

王曰至天威。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

反前呼歎聲也王歎而呼諸侯曰呼來有邦有土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

所敬慎非惟敬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
 用刑輕重所宜乎即教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獄者
 必令囚之與證兩皆來空囚證其備取其言語乃
 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
 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五刑之
 辭不如衆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罰罰
 其取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服則正之於五
 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
 所病者惟嘗同官位惟詐反囚辭惟內親用事惟行
 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
 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爲能耳五
 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
 則赦之矣其當清證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妄
 得赦免既得囚辭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可刑或
 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
 富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者謂雖似罪狀無可簡核
 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
 威勿輕聽用刑也。

在令至宜乎。正義曰何度

刑也。○在今至宜乎。○正義曰何度

非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
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獄
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兩謂至之辭。○
正義曰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為
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兩
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為兩敵至者將斷其罪必
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競理或並
皆為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為囚與證也兩至具備謂
囚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眾獄官共聽其
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宮荆故云聽
其入五刑之辭也。○五辭至五刑。○正義曰既得
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練核實知其信有罪狀
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
之。○不簡至贖罪。○正義曰不簡核者謂覆審四
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
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
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刑依準五刑疑則
從罰故為五罰即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

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涉疑似如此者皆為疑罪。○不服至赦免。○正義曰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入獄官重加簡核無服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為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五過至所在。○正義曰釋詁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害王道於政為病故謂之病惟官謂管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囚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囚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是為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五

法傳在法多是爲貨故於貨言在餘皆在可知○

以病至不行○正義曰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
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安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
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爲善也此
以病所在惟出人罪耳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
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
出入者與同罪而此是也○**刑疑至其理**○正義
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上云五
罰不服正於五過卽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
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
應刑矣得罰應罰安得免也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
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
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卽是赦之
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是
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
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
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
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
若是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衆非謂平

常之過失也。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眾。小事易
 犯人，必輕之過犯，悉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是故不
 赦小過。所以齊整衆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和合御
 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
 者，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簡核至之至。○正
 義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爲可刑，或以爲可
 赦，未得卽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
 同，乃從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卽周禮五
 聽辭聽、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爲辭聽觀其
 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
 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
 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有所考合也。○傳
 無簡至用刑。○正義曰：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
 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卽是無罪之人，當赦之。○傳
 刻其至相當。○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
 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
 刑，其刻頸截鼻，刑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
 之。說文云：頸，頤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

先刻其面以墨穿之言刻額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鍔蓋古語有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銑馬融云銑量名當與呂刑鍔同俗儒云銑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鍔稱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鍔重六兩大半兩鍔銑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為鍔二鍔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鍔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鍔為銑如鄭玄之言一鍔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為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今別之以為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為金為鐵爾闕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互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也○刑是至百鍔○正義曰釋詁云刑別也李巡云斷是曰刑說文云刑絕也是別者斷絕之名故別是曰刑贖剝倍墨刑應倍剝而云倍差倍

向書疏
刑是至百鍔○正義曰釋詁云刑別也李巡云斷是曰刑說文云刑絕也是別者斷絕之名故別是曰刑贖剝倍墨刑應倍剝而云倍差倍

向書疏
卷之七
四十一

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錢，知倍之。又半之為五百錢也。截鼻重於黥額，相接猶少，則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刑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刑不啻倍劓而多少，近於贖宮也。○宮淫至之宜。○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為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與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為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刑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為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錢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死刑至制也。○正義曰：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罪為大辟。經歷陳罰之錢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令死疑入宮。宮疑入刑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

相因。○**傳**別言至相備。○正義曰：此經歷言一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爲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傳**上下

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

○**僭**子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傳**惟當清察罪人之

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上刑適輕下服。**傳**重刑有

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

有權。**傳**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

各有權宜

○并必政反
數色任反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右

倫有要傳

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

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

理有要善

疏

上下至有要。正義曰此又述斷獄

乃與獄官衆議斷之其囚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

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

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

僭失爲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

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

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

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

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

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所以齊

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

傳上下至可行

刑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

刑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
上下至可行

○正義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
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視
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可盡賢其間或有阿曲宜
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囚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
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
此僭亂之辭以之斷獄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
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
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為一劉君以為
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
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
當為重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
贖罪罪從重科輕贖亦備是為而輕并數也知不然
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
為輕贖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
者以居作官當為重者此即是下可適重之條而以
為上刑適輕之例實為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
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為

其說故今不從。言刑至要善。正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永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罰

懲非死人極于病。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

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

中。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

正察辭于差非從。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

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威

庶中正。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

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

丁浪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傳** 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

審能之無失中正獄成而孚輸而孚 **傳** 斷獄成辭而

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 ○上時掌反下註同鞫九六反

劾亥代反王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傳** 其斷刑文書上

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 **疏** 罰懲至兩刑

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
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
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
錯斷獄者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斷獄之時當察
憐之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斷之

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中正之道其所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處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疎漏其囚若犯二重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刑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當憐至之道**。○正義。論語云陽膚為士師曾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其罪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啓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時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斷獄至文**

辭。王義曰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為汝也。斷獄成法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傳**其斷至上之。○正義曰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中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躡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為重改下之上。故**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傳**并亦上之。

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

多可戒懼以儆之。○**傳**朕敬于刑有德惟刑。○**傳**我

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

于單辭。○**傳**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

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息亮反助也民

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傳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

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

民治治直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傳典獄無敢有

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

報以庶尤傳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

以衆人見罪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傳當長

畏懼惟爲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

不中則天罰之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傳 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字

不中將亦罰之

○令力呈反

王曰至天下○正義曰至

事重汝當敬之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言多可戒懼我敬於刑當刑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今上天治民命人君爲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爲事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私家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貨非家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或行急惡疏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衆人見殺之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天罰汝者非是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衆民無有善政在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爲民之天下則是以天罰懼之○**圖**敬之至儆之○正義曰此

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三年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禴。是則族為同姓姓為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禮以儆戒之也。下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儆戒也。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為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人也。○**書**今天至言之。正義曰傳以相為治今天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若為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已以曲彼攬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書**民之至民治。正義曰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屈虛者得理則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實

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察虛從實

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典獄至兩辭

○正義曰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

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受獄至見罪。

正義曰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最

聚近罪之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

也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

罰之。當長至罰之。正義曰衆人見罪者多天

必報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為天所罰天之罰

人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

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故

戒以施教命中否也。天道至罰之。正義曰天

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也

人主不中為人主不中故無善政天將王曰嗚呼嗣

亦罰人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王曰嗚呼嗣

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嗣孫諸

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常立德

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

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傳言智人惟用刑

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

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音屬受王嘉師監于茲祥

刑傳有邦有土受王之善眾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

欲其勤而法之為無疆之辭傳王曰至祥刑。正義曰戒之既終王又言

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

所監視非常視立德於民而為之中正乎言諸侯并

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

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

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
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
土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
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美譽
○**信**言智至以然○正義曰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
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
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
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
者以人所常行惟有
五事知是五常也

正學映景正當也

善以入正當言辨也

五習特其聖而夫之亦善視以辨然也城正景正當

善猶各間於愛則善以其猶猶善觀善也正當之中

善也正當謂曰善觀謂入視也亦之宜也言善也

○言皆至以然。五美曰觀隨風善也跡中也觀

來舉善所以善之俗其德而去之對亦無善之美譽

士之受王之善衆而欲之當厥也此善既發也

正當之中五習中其聖而去其善也跡也亦亦准也

無觀景之善猶野亦無觀善觀者以其准也

無觀景之善猶野亦無觀善觀者以其准也

尚書註疏卷第二十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平王錫晉文侯柎鬯圭瓚

傳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

不

王馬無平字錫星歷反馬本作賜柎音巨鬯勅亮反瓚才但反杓上灼反柄彼病反

作文侯之

命

傳所以名篇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

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文侯之命

平王命為侯伯

義曰

平王至之命。正義曰：幽王嬖褒姒，

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為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禮**以圭至圭瓚。○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為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裸之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節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

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贊裸尸大宗執

璋贊亞裸鄭云圭贊璋贊裸器也以圭璋為柄

酌鬱鬯曰裸然則圭贊璋贊惟柄以圭璋為異

其贊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

贊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黃金

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為

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贊是鄭以璋形如此

知圭贊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鉅鬯圭

贊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為東西大伯故得受此

賜也鉅鬯從經為傳故此惟解圭贊○**傳**所以

至命焉○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

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

伯服為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

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為平

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

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

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乎王錫命焉

○**傳**平王命為侯伯○正義曰伯長也諸侯之

長謂之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

討罰禮也是謂諸侯之長為侯伯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為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為侯伯

王若曰父義和傳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

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

侯義本作誼別彼列反丕顯文武克慎明德傳大明乎文王武

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

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傳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

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居惟以是故上天集成

其王命德流子孫○聞音問王于況反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

厥辟傳

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

其君所以然

辟必亦反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

懷在位傳

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

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

王者至在位。正義

曰平王順文侯之功親之敬而呼其字曰父義和既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顯顯用有德之人以為大臣文王之為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為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先世長官之臣策左右明事其君若聖臣賢之故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先祖文武之後諸王皆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得賢臣之力將說已無賢臣故言此也。傳順其至別之。正義曰觀禮說天

子呼諸侯之義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
 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
 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
 同姓故稱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為伯父伯舅計文
 侯為侯伯天子當呼為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
 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
 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為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
 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為儀儀
 先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
 不必然也。文王至王位。正義曰後世先祖謂
 文武之後在今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
 歸也歸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也若歸向家然故
 稱歸也。鳴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歎而自痛傷也

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墮隕。子如字

又音與愆去虔反隕。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杜回反隕于敏反。

在厥服予則罔克

傳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

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 ○殄大 既我御事罔或者壽 見反

俊在厥服予則罔克 **傳**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

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 **疏**

嗚呼至罔克 ○正義曰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

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

死國敗傾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

下民言下民資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夷犬戎侵

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

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

服位我則材弱無能之致自恨已弱不能致得賢臣

恐又不能自立也 **傳**言周至甚大 ○正義曰此經

所言追敘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

尚書卷之四

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為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為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為犬戎所殺歿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鳳**所以至之致。○正義曰此經亦是追敘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者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生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已自懼將來復然故下

句思得賢臣。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

予一人永綏在位**鳳**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傳**重稱

傳重稱

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矣

之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傳言汝

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令會繼汝君以善使

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

為孝亦反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傳戰功曰

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夫

哉汝功我所善之扞下且曰惟至予嘉○正義

之致私為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

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

尚書疏 卷之三十五 五

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救周之國汝功爲多甚修矣乃能扞蔽我於艱難謂救周誅夫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正義曰至諸侯。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文侯之時當望同姓助已王私爲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憂已者以思謂未得更歎而爲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已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已思文侯之功。○重稱至獎之。正義曰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不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之并解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獎之令

其繼唐叔之業也。○禮言汝至為孝。○正義曰汝其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當用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者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之志為孝也。○禮戰功至所善。○正義曰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多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修矣言其功修整美其功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犬戎立平王言乃其蔽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也若訓如也如汝之功我善也王肅云云如汝之功我所嘉也。王

曰父義和其壽視爾師寧爾邦。○禮遺令還晉國其歸

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令力呈反。周賚爾秬鬯一卣。○禮

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贄可知卣中尊也當以

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

○賚力代反古音鬯
又音由讓女亮反

彤弓一

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

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

○彤

徒冬反馬四匹

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

以功大小為度

○供音恭父往哉柔遠能迺惠康小民無

荒寧

傳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

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

事而自安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傳當簡核汝所任

憂治汝鄙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

○核戶華反

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

○核戶革反 治直吏反

疏

王曰至顯德 正義曰王

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義和其當歸汝晉國視

汝眾民安汝國內上下用賜汝秬鬯之酒一卣罇歸

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矢百秬弓一秬

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

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

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

也。○**釋**黑黍至賜鬯。正義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

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鄭云鬱鬱金香草也象鬱金香之以此鬯酒鄭眾云

鬱為草若蘭又有鬯人掌共秬鬯鄭玄云鬯釀秬為

賜之可知也。自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彝為上壘為下。自居中郭璞曰在壘彝之間。卽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鷄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羊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於彝。此用自者未祭則盛於自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以自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徧告宗廟。此傳惟言告於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

○**彤**赤也。子孫。正義曰彤字從丹。茲字從玄。故彤赤。茲黑也。是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代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孤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孤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唐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小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彤弓。茲弓為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

殊於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北傳及毛傳皆云
彤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爲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
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
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
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
王以爲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禮馬供至
爲度○正義曰六畜特以馬賜之者爲馬供武用故
也周禮授人云乘馬一師四圍圍養一馬是四匹曰
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
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禮父往至相安
○正義曰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
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遠近俱安
然後國安惠順也康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
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爲
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禮
當簡至及遠○正義曰簡恤者共有爾鄰之文當簡
核汝都內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
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旣成

國君之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鄙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

傳始封之國居曲阜

伯禽魯侯名

徐夷並

興東郊不開

傳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故東郊不

開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

作費誓

傳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

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

事猶詩錄商魯之頌

音祕

費誓

傳 費魯東郊之地名

疏

魯侯至費誓。曰魯侯伯禽於歲

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夷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為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闢魯侯時為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眾史錄其誓辭作費誓。魯徐戎至不開。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魯費魯至地名。正義曰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合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處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傳

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

侯帥之以征歎而勅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

戶瓜反監
工衛反

徂茲淮夷徐戎並與

傳今往征此淮浦之

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敘故

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善款乃甲冑敵乃干

無敢不弔

傳

言當善簡汝甲鏡冑兜鍪施汝楛紛無

敵不令至攻堅使可用

的鏡苦代反兜丁候反鍪音

矛楛常準反又音九
紛芳云反令力呈反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無敢不善

傳

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

刃皆使無敢不功善

鍛丁亂反礪力

世反鍊來見反

善公曰至不

曰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眾歎而勅之公曰嗟在軍
之人無得喧譁皆靜而聽我誓命在往征此淮浦之

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爲寇故也汝等善爲軍汝之
甲冑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極堅備汝弓矢一
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然
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言不善將得罪也○伯禽
至誓命○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賞
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爲方伯監七
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
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爲方伯
卽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
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
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
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
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
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
案下句令填塞坑窞必使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專
言也○**傳**今往至出之○正義曰詩美宣王命程伯
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夷
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

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
 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敘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
 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
 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
 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
 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一年古老猶在及
 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
 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傳**言當至可用○
 正義曰世本云杵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杵也說文
 云胄兜鍪也兜鍪首鏡也經典皆言甲胄秦世已來
 始有鏡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鏡
 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而因以作名也甲胄為
 有善有惡故令敎簡取其善者鄭云敎謂穿徹之謂
 甲繩有斷絕當使敎理穿治之于是楯也敵乃于於
 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為施
 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為飾鄭云
 敵猶繫也王肅云敵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為此
 說也乎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

猶善也。○傳備汝至功善。○正義曰：備訓具也。傳云：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為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為束，凡金為兵器者，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適，稱諸侯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今惟淫舍牯牛馬。

傳今軍人惟大放舍牯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

也。○牯，五。杜乃獲斂乃穿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

常刑。○獲，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穿，穿地陷獸，當以土

窒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牯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

有殘人畜之常刑。○杜本又作斂，獲華化反。徐戶覆

反，檻戶減反。窒，珍栗反。斂，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穿，在性畜許六反。又丑六反。○今惟至常刑。○正義曰：此戒軍旁之民也。今軍人惟

欲大放舍牯牢之牛馬令牧於野澤杜汝捕獸之囊
 塞汝陷獸之窞無敢令傷所放牯牢之牛馬牛馬之
 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禮今軍至放牧。○正
 義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牲祀五畜
 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閑也按人掌王馬之
 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掌牛馬之處謂之牢
 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牯牛馬則是出之
 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
 馬為牯牛馬而知牯即閑牢之謂也故言大放舍牯
 牢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
 既言牛馬在牯遂以牯為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牯
 謂傷牛馬牯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牯為在牯之
 牯施牯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禮獲捕至常刑
 ○正義曰周禮冥氏掌為阱獲以攻猛獸知窞獲皆
 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窞地為深坑又設機於
 上防其躍而出也窞以捕小獸窞地為深坑入必不
 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窞以穿地為名獲以得獸為名
 獲亦設於窞中但窞不設機為異耳杜塞之室斂之

機亦設於穿中但塞不設機為異耳杜塞之室飲之

皆閉塞之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滅其活卒之

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今律文地

槍作坑穿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王

云杜閉也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穿穿地

為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

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穿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獲作

也別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傳馬牛其有風佚

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

臣女曰妾○通希吳祇復之我商賚汝傳衆人其有

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

汝○商如字徐音章賚力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代反徐音來度待洛反○獲如

羊反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盜汝則有此常刑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無敢寇攘踰垣牆

傳

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

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人

音垣音袁

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

常刑

傳 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

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

傳

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傳

皆當儲峙汝糗

糗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與之死

刑

○峙直里反爾雅云具也糗去九反一音昌紹反糧音良糗音備

魯人三郊三遂

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

傳

總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

峙其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

其稱朝進也題曰積勞曰難言三郊三遂明東

郊距守不時甲戌日當築政敵壘距煙之屬

音積徐

工榦反築陟六反守手又反堙音困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時具積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

一也然亦非殺汝音恭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芟無

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音恭郊遂多積芻芟供軍牛馬不

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音恭芻初俱音恭馬牛至大

曰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遁逃汝無敢棄越壘伍

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

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

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主

者汝則有常刑音恭馬牛至曰妾音恭正義曰僖四年

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侯因牲相逐而遂至故
 侯遠去也通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
 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禮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
 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
 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
 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
 軍故云臣妾通逃也○皆當至死刑○正義曰時
 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時鄭眾云糗糲熬穀也謂熬米麥
 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糲熬穀也謂熬米麥
 使熟又擣之以為粉也糲乾飯也糗糲是行軍之糧
 皆當儲時汝糗糲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
 謂糲儲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與軍征
 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斬○
 諸至之屬○正義曰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摠
 諸侯之兵而但謂魯人時具積榦為道近故也時具
 積榦以擬築之用題曰積謂富積兩端者也旁曰榦
 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積榦也舍人曰積正也築

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積餘也舍人曰積正也築

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
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
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

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
五百人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

以起征役則大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耳鄭
衆云大遂之地在五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為

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
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郊則諸侯之制

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
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

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
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

合留守不令峙積餘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
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

屬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闕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
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

於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崙城爲土山及女
 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
 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而
 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
 也○時具至殺汝○正義曰上云無敢不逮此云
 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
 少故云無敢不逮積餘易得惟恐闕事故云不敢不
 供芻蕘賤物惟多爲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爲文
 也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
 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
 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
 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
 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隸春槩不殺之周禮司
 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槩鄭玄云奴
 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於罪隸春
 人槩人之官也然不供積餘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
 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

○芻蕘○正義曰鄭云芻乾芻也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秦穆公伐鄭

傳

遣三帥帥師往伐之

○事見魯僖公三十三年三帥謂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色類反下註同

晉襄公帥師敗諸峭

傳

峭晉嬰

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

○峭戶交反塞悉代反假

上下還歸作秦誓

傳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

誓

秦誓

傳貪鄭取敗悔而自誓

疏

秦穆至秦誓。正義曰秦穆公使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帥師伐鄭未至鄭而還晉襄公帥師敗之於峭山囚其三帥後晉舍

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已過誓戒羣臣
史錄其善辭作秦誓。傳遣三至伐之。正義

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
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

揚孫成之乃還三十一年杞子自鄭使告子秦
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

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
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

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
耳。傳嶠晉至三帥。正義曰杜預云穀在弘

農澗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
之路也嶠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

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嶠關而東適鄭
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

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
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

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
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

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

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綬經夏四月

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

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囚其二帥也春

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

帥依實為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

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

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

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

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
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
○晉舍至作誓。正義曰左傳又稱晉文公
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
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
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
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
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
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還也嫌
穆公身還故辨之公善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

無反者左傳稱秦伯嚮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傳誓其羣臣通稱士也予誓告汝

羣言之首傳眾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

多盤傳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

前不順忠臣樂音洛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

艱哉傳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

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俾必爾反下同我心

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傳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

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

無所益

○復扶又反

疏

公曰至云來。正義曰穆公自悔

我之朝廷之士聽我告於汝無得喧譁我言皆汝眾

言之首誥汝以言中之最要者古人有言曰民之行

已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樂也見他身

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責即

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已已往之

前不受人言故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

日月益為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過

也。○**釋**誓其至稱士。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故

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

中言之。○**釋**言民至忠臣。正義曰訖盡也自用若

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故云是多

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

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何者為樂

對曰為善最樂是其用順道則多樂。○**釋**言我至所

益。正義曰逾益邁行也員即云也言日月益為疾

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

不復明言已年老前途稍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傳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

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為于偽反下為我

謀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傳惟指今事為我所謀

之人我且將以為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

敗疏惟古至為親○正義曰此穆公自說已之前過

我欲伐鄭之時羣臣共為謀計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已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祀子之類

武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杞子之類

國內亦當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吝 有此人

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者老

則行事無所過矣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勇武番番之良士雖眾力已過者我今庶幾欲有此

人而用之 音波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

乞反 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存之昧

昧我恩之 惟察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思

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愚之不明故也 才

反馬云辭語截削省要也論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漢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易羊石

反昧音妹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傳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

他伎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

任之字又作介音界馬本作介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

反又於宜反伎其綺反本亦作雖則至不欲○正

技他本亦作它吐何反樂音洛義曰言我前事雖

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

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衆力

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乞乞

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

不欲用之自悔往前用勇壯之計失也○惟截截至

有容○正義曰惟察察然便巧善為辯佞之言能使

容。正義曰：惟察察然，便巧善為辯，故之言能便。

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故也。如有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猗然獨無他技。藝而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容。容如此君，我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也。○**傳**：惟察至故也。○正義曰：截截猶察察，明辯便巧之善論，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為辨佞之言，使君子聽之，迴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子之等及在國從已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明故有。此輩在我側也。○**傳**：如有至任之。○正義曰：孔注論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此亦當然。一介謂一心耿介，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束帶脩飾，一心耿介，斷斷然守善，猗然專一之臣，雖復無他技，藝休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有所容。容言得此人將任用之。猗者足句之辭，不為義也。禮記大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漪，是也。王肅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他技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則得眾。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

者技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

自其口出是能容之

傳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

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

至也是人必能容之

○好呼報反
音尺鼓反

以保我子孫黎民

亦職有利哉

傳

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人亦

主有利哉言能興國

傳

人之至利哉。正義曰此說大賢之行也大賢之人見人

之有技如似已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其心
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
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民
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民則
我子孫衆民亦主有利
益哉言其能興邦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

彥聖而違之俾不達

傳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

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

○冒莫報反惡

鳥路反背音佩壅於勇反塞先得反

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殆哉

傳

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

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

○殆唐在反

疏

人之至殆哉○正義曰此說大佞之

行也大佞之人見人之有技蔽冒疾害以惡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達於在上是

人之不能舍容人也用此疾惡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

也○**傳**見人至上通○正義曰傳以冒為覆冒之冒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

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壅塞之使不得上通皆是佞人害賢之行也

邦之杌隍

曰由一人傳 枕隍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

危曰由所任不容賢○枕五骨反隍五結反徐語折反 邦之榮懷亦

尙一人之慶傳 國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

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

前過之意疏 邦之至之慶○正義曰既言賢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枕隍危而不安曰

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榮背賢則危穆

公自誓將改前過用賢人者也

尚書註疏卷第二十

皇朝崇禎五年
欽定四庫全書

